

## 天主的书籍

这是一篇圣经与教会圣传之间的关系的文章。「圣经不是直接由天上『掉』下来的，而是由教会放在我们面前的，并且给我们确证是天主今天借着它而向我们说话。」

——天主是圣经的作者吗？

——圣传是教会在圣经之外的添加品吗？

——我们为什么要在圣传里阅读圣经呢？

\* \* \*

任何一个人类的社团都不期然地会有自己的起源的一些故事。家庭的团聚，或是一家聚首庆祝某个节日时，往往都会是回味一些突出的事件的时候，诸如祖父母辈的某种经历，或是某个有名望的祖先的功迹。这些故事不但是偶然抒发和缅怀一下过去的机会，而且对于形成这个家庭或社团的独特风格起着重要作用。它使团体内较为年轻的成员知道自己的过去，和更加明白自己的身分。

这就是以色列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民族，以及把上主在他们中间的伟大作为薪火相传下去的方法。「凡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我们祖先传报给我们的，我们不愿隐瞒他们的子孙；要将上主的光荣和威能，祂所施展的奇迹和异行，都要传报给后代的众生。」<sup>1</sup> 教会，天主的新子民，也是一个家庭。她也会回味，又不停地使以下那些成为她的根源的事迹重现眼前：古代的以色列的历史事件，以及最重要的是，耶稣基督的圣死和复活。

这些一个家庭的或社团的故事，有时候会被笔录下来。这些记录有时甚至被认定为这个团体的代表作品。有些古代的民族视这些著作为来自上天的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著述是直接由他们所敬奉的神明所执笔的。然而当教会说：「天主是圣经的作者」<sup>2</sup> 时，她所指的是类似的情况吗？天主教信仰是怎样理解圣经的出处呢？圣经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？

**天主是圣经的作者吗？**

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宣示一个创造了天地万物，而且尊重祂所有造化的自主能力的天主。对于祂那些有灵性的受造物，祂不会力求奴化他们的理智和自由。祂也不会把救赎强加诸人；祂只会给人提供救赎，好使那些愿意接受救赎的人能够全心全意地接受它。这好比当祂把自己显示给我们时，祂要使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，因为天主圣三：圣父、圣子、及圣神之间彼此沟通所用的永恒语言——即是说那「天主的语言」——是人类没有份儿的。因此教会告诉我们，天主「藉人并用人的方式」<sup>3</sup> 来行动和说话，给我们显示祂对我们的爱情，和实行祂的救赎工作。

我们借着那位「圆满地完成启示」<sup>4</sup> 的耶稣基督的奥迹而更容易地明白天主这种行事的方式。耶稣是真天主和真人。祂真人的本性就是我们认识天主的奥秘的渠道。然而祂却愿意肩负我们人类所有的软弱，除了罪过之外。祂不但抵受了饥渴和疲惫，而且也经历到读书识字、和圣若瑟教祂做的餬口操作而必须付出的辛劳……。耶稣虽是天主，但祂没有拼弃人性那与生俱来的各种固有的限制。

耶稣愿意用人类所用的语言和我们说话。祂用了人类某个历史时刻惯用的词语来给我们传达祂的救赎讯息。相似地，当教会给我们谈到圣经的「圣神默感」时，她清楚地说明圣经的主要作者是天主圣神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经会免于人的一般著述所必然有的限制。在圣经裡，「天主的言语，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，相似人的言语，恰像往昔天父的圣言，在取了人性孱弱身躯之后，酷似我人一般。」<sup>5</sup>

圣经的人性层面让我们接触到天主的圣言，但同时也使我们在阅读它时会遇上一些限制。有些人对圣经抱有过份简单的观点，认为它是完美无瑕的。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说的，这些人「倾向于认为既然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大主，祂每一句说话都必然是有绝对意义的，完全不受人类语言所固有的限制的。」<sup>6</sup> 这个想法看来似乎更加尊敬天主的伟大，但是事实上，这只会是欺骗自己和抗拒「圣经的圣神启示性和降生成人的天主的奥妙，把自己捆绑于一个关于天主的至高无上性的错误解读。圣经所属的天主不是一个所向披靡，删除一切不同意见和其他解读方法的无上大主。」<sup>7</sup>

天主使自己适应我们的渺小，藉此显示出祂的慈爱。祂爱我们，以至祂迁就我们表达思想的方式，好使祂本有的伟大不会成为我们接近祂的一层障碍。我们可以从祂的救赎工作中，从祂怎样使我们能够认识祂而看到这一点。「当祂用人类所用的言语给我们说话时，祂不会给予每一个词语一个千篇一律的意义。祂会非常有弹性地使用每个词语可以含有的不同意义，同时又接受这些意义的各种限制。」<sup>8</sup>

为了避免对圣经有一个过份简单的概念，我们必须牢记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但是在历史中的不同时段写成，而且是分别以三种文字写成的：希伯来文、阿剌美文、和希腊文。圣经的文字是天主借着一个一个的人写成的，但是这些人并不会因此而不是圣经各篇的真正的作者。<sup>9</sup> 例如当圣保禄以强烈的语言表达他的愤慨：无知的迦拉达人啊！（迦 3:1，参阅迦 3:3）时，愤慨的是他，不是天主圣神。无疑，圣保禄这句警句是出于天主圣神的感召的，但是他这句说话则是他自己的，与他的性情吻合，亦属于他那个时代惯用的词汇。

### 圣传是教会在圣经之外的添加品吗？

圣经的双重本性——它既有天主性同时也有人性——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它与教会之间的关系。圣经不是直接由天上「掉」下来的，而是由教会放在我们面前的，并且给我们确证是天主今天借着它而向我们说话。一如前述，以色列民族和教会就是所有在旧约和新约中的记叙、预言、祈祷、劝谕、箴言和其他文字所诞生、成形和传递下去的家族或社团。

严格地说，天主是启示唯一的根源；是祂在化身成了人的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地把自己显示给了我们。耶稣就是天主的启示。祂的生平和祂的教导，尤其是祂「照经上记载」（格前 15:3-4）的苦难、圣死和复活，就是祂亲自命令祂的门徒们去广传于普世的讯息。这一在教会内以活泼的方式传递的「福音」，就是宗徒圣传的基本内容。其中有一部份被笔录下来，成为了「新约」；但是它也在教会的生活中得以广传：即是教会关于信仰的教导方法、在各种礼仪中采用的祈祷方式、以及在谈到伦理道德时所指出的生活标准。

就传播福音来说，圣传就是教会的生命。因此说圣传是在天主的启示中、圣经所没有清楚说明的那一部分是不对的。圣传也不只是历代加插的祈祷公式和行为习惯，或历代教父们及各个大公会议所颁布的教训。有些作家混淆地说，圣经和圣传是整套天主启示的「两个源头」。在信仰中，有些真理的确是归究于圣经，另外的则归究于圣传。例如：伯多禄为宗徒之长见于圣经（玛 16:17-19；路 22:31-32；及若 21:1-19），但是圣母灵魂肉身一同升天则是新约里没有清晰地说明的。这个两源头的说法似乎是一个能够解释许多问题的简单方法。可是，视它为互不相干的、天主给人类说话的两条渠道，实在是不真确的。圣经是在教会的圣传里交到我们手中的。它是圣传的一个部分。它不是与圣传分庭抗礼的。

借着活出和广传自己的信仰，所有天主教教友都是圣传的积极参与者，正如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各以不同的方式去传达这个家庭的特性。那些跟随基督的人的圣德生活彰显出福音的不同界面。正如教宗方济各说的：「每位圣人都代表着一个使命，代表着天父的一个计划；祂的计划就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，反映和体现福音的某一面。」<sup>10</sup> 梵二教训我们：「教会藉自己的道理、生活及敬礼，把其自身所是，及其所信的一切永垂于世，并传递于万古千秋。」<sup>11</sup>

### 我们为什么要在圣传里阅读圣经呢？

教会的圣传是活的。这有别于一般人有时候以为「传统」是属于过去的：一个民族的祖传、传统节日、传统服饰等。在教会里，圣传无疑是源于过去，但是它不会停滞不前于过去。教宗本笃十六世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：「传统不是传递一些已经死去了的东西或说话。传统是一条活的、让我们与起源连系起来的河流，一条让起源不断地呈现在今天的活河流。」<sup>12</sup>

这条活河流是在基督内诞生的；它也把基督传给我们。在它内，教会领受及传递着一套典籍。这套典籍就是天主启示因着圣神默感而写成的，即是说，是天主为了我们的得救而意欲笔录下来的。「教会藉传授辨识出圣经的完整纲目，而且这些圣经藉圣传更在教会内澈底地被领悟，并且不断地见诸实行。如此，往昔说过话的天主，不断地与祂爱子的净配交谈。」<sup>13</sup>

圣传既然是圣经在其内诞生的「家」，也就成了人要理解圣经的渠道。这好比人若要好好欣赏一件文学作品而必须付出的努力。只把它阅读一次是不足够的。我们必须探究它的时代背景、它的作者的智慧眼光、以及它在什么样的社羣里诞生。所以，当教会说活的传授是探讨圣经原文意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时，<sup>14</sup> 又或者说「圣经首先该在教会的生活内诠释」<sup>15</sup> 时，教会所指的就是，以与所有自古以来都信仰基督的人共融的情怀来阅读圣经，会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圣经所有的丰饶。当然，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圣经及从中对它得到不同程度的理解，纵使仍然未有获得信德这个恩赐。所不同者，当一个已经受了洗的人阅读圣经时，他不只是企求破解某些古老典籍的内容，而是去发掘天主以前意愿笔录下来的，现今要通传给我们的讯息。

因此，我们也得以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我们若要明白圣经，则必须恳求圣神的助佑。耶稣在受难和圣死前，向祂的门徒宣布圣神将会教训他们一切，和使他们想起祂对他们所说的一切（参阅若 14:26），又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（参阅若 16:13）。我们阅读

圣经时就是祂这个许诺得以实现的特别时刻。圣经的作者圣神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先知们所宣告了的，宗徒们的布道所解释了的，和福音所记载的，基督的生活和教导。圣神是信友们之间的爱情的连结，使我们能够与古往今来、万世万代的教会结合在一起。「福音的活声（宣扬）藉圣神响遍教会，藉教会响遍全球。」<sup>16</sup>

Juan Carlos Ossandón

---

<sup>1</sup> 咏 78:3-4；参阅教宗方济各，2016 年 3 月 19 日《爱的喜乐》宗座劝谕，16

<sup>2</sup> 《天主教教理》，105

<sup>3</sup> 梵二《天主的启示》教义宪章，12

<sup>4</sup> 同上，4

<sup>5</sup> 同上，13；在梵二《天主的启示》教义宪章前，教宗比约十二世于 1943 年 9 月 30 日的《圣神默示》通谕，24（EB559）中已经作了同样的比喻；及后，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于 1993 年 4 月 23 日的 *De tout Coeur* 演讲，6-7（EB559）中、在《天主教教理》101、及教宗本笃十六世，2010 年 9 月 30 日的《上主的话》宗座劝谕，18 也有这种说述。

<sup>6</sup> 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，1993 年 4 月 23 日 *De tout Coeur* 演讲，8（EB1247）

<sup>7</sup> 同上

<sup>8</sup> 同上

<sup>9</sup> 参阅梵二《天主的启示》教义宪章，11

<sup>10</sup> 教宗方济各，2018 年 3 月 19 日《你们要欢喜踊跃》宗座劝谕，19

<sup>11</sup> 梵二《天主的启示》教义宪章，8

<sup>12</sup> 教宗本笃十六世，2006 年 4 月 26 日与羣众公开会面时的谈话

<sup>13</sup> 梵二《天主的启示》教义宪章，8

<sup>14</sup> 参阅同上，12

<sup>15</sup> 参阅教宗本笃十六世，2010 年 9 月 30 日《上主的话》宗座劝谕，29-30

<sup>16</sup> 梵二《天主的启示》教义宪章，8